

SHI JIE ZONG JIAO YAN JIU

世界宗教研究

第一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编

《世界宗教研究》征稿简则

一、《世界宗教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学术读物，它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我国宗教学研究成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学术讨论，促进学术交流。

本读物主要刊载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原理、科学无神论以及世界各大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社会历史作用等方面的文章。

三、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1、来稿要论点明确，资料准确，文字简明扼要；2、来稿务必做到写书整洁，要抄写清楚，字迹端正；3、文章的注解均用脚注，参考文献目录请附在文后。

四、请勿一稿双投，来稿一经发表，酌致稿酬。不拟刊登稿件一般不予退还。

五、来稿请寄：“北京建国门内五号《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并注明作者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世界宗教研究 (第一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21 5/8印张290千字

1979年八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2190·007 定价：2.00元



目 录

前言	(1)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	任继愈 (9)
认真领会毛主席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	雷镇闾 (13)
中国无神论史初探	牙含章 (30)
对中国历史上“形神”问题的简要回顾与评论	牟钟鉴 (64)
伊藤长胤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学说	谢雨春 (97)
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无神论	孙若穷 (111)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思想	吕大吉 (142)
托兰德及其著作《基督教并不神秘》	张继安 (169)
现代基督教神学管窥	杨真 (181)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在基督教神学动向中的表现	郑继光 (197)
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	董宜久 (222)
沙俄侵略蒙藏与喇嘛教	黄遵宪 (244)
关于僧肇的《般若无知论》——附今译	任继愈 (264)
略论禅宗的形成	李富华 (284)
玄中寺	丁明夷 (301)
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概况	杨曾文 (308)
关于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的讨论	吴云贵 (331)
卡·弗·科本——德国佛教研究的先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亨茨·莫德教授 陈贞辉译 (340)

Contents

Foreword	(1)
Do Away With Superstitions, Emancipate Mind and Promote Marxist	
Religious Studies	Ren Ji-yu (9)
Making an Earnest Study of Chairman Mao's Thought on Religion	
.....	Lei Zen-chang (13)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theism	
.....	Ya Han-zhang (30)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Body and Spirit in Chinese History	
.....	Mu Zhong-jan (64)
Ito Chōin's Materialism and Atheism.....	Xie Yu-chun (97)
On Feuerbach's Humanist Atheism.....	Sun Ruo-gong (111)
Spinoza's Atheism.....	Lu Da-ji (142)
John Toland and His <i>Christianity Is Not Mysterious</i>	Zhan Ji-an (169)
A Glimpse of Contemporary Christian Theology.....	Yang Zhen (181)
Signs of Disintegration of the Hegelian School in the Drift of Christian	
Theology	Zheng Ji-hsien (197)
Muhammad's Religious Revolution.....	Zin Yi-jiu (222)
Lamaism and Zar Russian Intrusion into the Regions of Mongolia and	
Tibet.....	Huang Xin-chuan (244)
Concerning Seng Zhao's Prajna-avidya-sāstra	Ren Ji-yu (264)
—With modern chincs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of Zen Buddhism.....	Li Fu-hua (284)
A Sketch of Xuan Zhong Temple.....	Ding Ming-yi (301)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m in Japan.....	Yang Zheng-wen (308)
Trends of Islamic Socialism	Wu Yun-guei (331)
K.F.Koppen—Pioneer of German Buddhist Research, A Friend of Marx	
and Engels.....	Heinz Mode Translated by Chen Zhen-hui (340)

前　　言

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主席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规划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对各项事业都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其中特别提到要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积极开展……宗教学”的研究。这表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对研究宗教学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所给与的重视。华主席的号召，对于我国从事宗教和无神论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宗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和其他部分一样，一方面为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所决定，另一方面又对基础有着反作用。宗教这个东西，看起来似乎远离现实，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影响着广大人口，紧紧牵动着亿万信徒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

自人类社会划分为阶级以来，宗教就成了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和维护剥削制度的精神支柱。一切走向反动的统治阶级（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毫无例外都利用宗教为其阶级利益服务。他们总是按照自己阶级的特性和需要，利用和改造传统的宗教神学，塑造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神灵，把“神恩”、“天命”之类的神学信条推演为“奉天承运”、“神授君权”之类的政治理论，宣扬反动统治阶级的特权受之于天，被压迫者的地位和处境定之于命，一切皆由上帝安排，人们只能服从，不得反抗。

宗教家还使用种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诡辩，编造各种神学理论，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认为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都是虚幻不实、短暂无常的，充满罪恶与苦难，只有“天堂”才是永恒的极乐世界；如果人们执着于尘世生活，那就永远不可能从现实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只有皈依宗教，才能在来世进入天堂、得到永生。这实际是用虚幻的天堂引诱人们放弃变革现实世界的革命斗争。

宗教神学鼓吹禁欲主义，说什么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物质是精

神的桎梏，把人们对于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说成是灵魂犯罪的根源；一个人的物质欲望越少，肉体所经受的苦难越大，灵魂越是纯洁与高尚，就越能得到上帝的宠爱，他进入天堂所得到的补偿就越多。实际上是劝说被压迫人民忍受剥削，不要反抗，以此来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特权。

宗教神学提倡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它把所谓“佛说”、“神谕”、“圣训”奉为绝对的信条，只许盲目信仰，不许人用自己的头脑和理性去思考和判断，稍有触犯，就是异端；偶有逾越，即为犯罪。在宗教占绝对统治时期，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科学成了异端学说。宗教神学贬低理性、仇视科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永远处于盲目迷信、愚昧无知的状态，取消人们辨别是非、区分善恶的能力，把人们变成浑浑噩噩、任人驱使的奴隶。

由于宗教神学的反动本性及其在社会历史上所起的反作用，它与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支持反动阶级，反动阶级则利用宗教，不仅宗教神学成了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一部分宗教上层势力也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当然，反动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精神工具并不限于宗教神学一种。但由于宗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影响广泛、深入、持久，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是革命的阶级和进步的社会力量，为了变革社会现状，推动历史进步，总是把批判束缚群众思想的宗教神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当成变革社会的舆论准备的一部分。要揭露旧制度的反动本质，首先就必须驱散罩在旧制度头上的那一道灵光圈；要打倒反动统治阶级，首先就必须剥掉他们身上的神圣外衣。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在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先进思想家荀况等人就对“天命论”之类传统宗教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西方，当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时，他们的先进思想家们也曾长时期地进行反对宗教神学的启蒙宣传，并与基督教教会势力开展了激烈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费尔巴哈批判

① 《〈黑格尔法哲学评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宗教神学的影响下，从黑格尔学派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他们从费尔巴哈那里继续前进，由对宗教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对法的批判，由对神学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对政治的批判，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在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中，写了一系列的关于宗教问题的专门著作和论述。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阐述了宗教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揭示了宗教存在的根源及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奠定了科学无神论的基础，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路线和政策。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和无神论的科学理论，教育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使许多人从宗教迷雾中清醒过来。革命导师号召人们通过革命摘出“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并进一步砸碎反动统治阶级套在自己身上的锁链，“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为在现实的人间建立真正的天堂——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革命导师对宗教神学的研究和批判，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建立的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应该注意到，宗教的存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各种宗教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经常求助于宗教的影响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对抗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洪流。当然，我们必须把宗教本身所起的社会作用和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对宗教的利用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事实上，在国际上，特别是第三世界，有许多人对待宗教问题怀着善良愿望，不少宗教界人士还具有反殖、反帝、反霸的进步要求，其中有些人甚至提出种种社会改革的主张，对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也有友好的感情。我们和他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在国际反殖、反帝、反霸的事业中，却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必须对现实国际社会中的这些复杂现象有清楚的认识和具体的分析，团结国际宗教界中一切友好进步人士，加强反殖、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世界各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国际交往，推进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

在我国国内，宗教势力及其影响，虽然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大大削弱，但是远没有最后消失。革命的洪流，一方面冲刷着包括宗教观念在内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另一方面，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扰破坏，近年来宗教势力及其影响在某些地区又有所抬头。历史事实和客观实际告诉我们，宗教和传统宗教观念的消亡，决非一朝一夕之功。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各种腐朽没落的社会思想将不会很快消失。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总是要利用宗教和各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挽救旧事物的崩溃，阻挡社会历史的前进。林彪、“四人帮”是近年来造成某些地区宗教势力和宗教观念沉渣泛起、重新抬头的罪魁祸首。

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宗教工作的成绩，以极“左”的面貌破坏党的宗教政策。他们取消宗教工作的机构，迫害宗教工作的干部，禁止一切宗教活动，把宗教界爱国人士、甚至信教群众统统当成牛鬼蛇神予以“横扫”。其结果伤害了信教者的感情，个别反动分子又推波助澜，影响了某些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

林彪、“四人帮”推行一条祸国殃民的修正主义路线，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这就使一些人一时看不到美好的前途和希望。在他们眼里，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成了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他们便把这种异己力量转化为超现实的神灵。这一部分人不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不从反对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摆脱实际困难的出路，而是从对神灵的信仰和对来世天堂的幻想中去求到精神上的安慰。

林彪、“四人帮”并不是宗教徒和神学家，他们并没有出面支持宗教势力和原本照抄地宣传传统的宗教神学。但是，这一伙人本质上是最落后、最腐朽、最黑暗的反动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反动阶级的本能，他们也和历代反动派一样利用宗教神学服务于自己的反革命目的。为了篡党夺权，林彪曾宣传他是“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的“天才”；“四人帮”则在唐山大地震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摘抄和宣传太平天国时候的一首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

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心任逍遙”，这不是继承封建的“奉天承运”的天命论又是什么？事实上，林彪、“四人帮”的整套思想体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表现形式上则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宗教。

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无产阶级的领袖加以神化（实际上是丑化），变成宗教崇拜的偶像；他们大树特树他们帮派的绝对权威，宣传盲目迷信，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歪曲、丑化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人民群众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一切合理要求，宣扬禁欲主义；他们仇视科学和文化，贬低理性与知识，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一套信仰主义、蒙昧主义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装璜下的新宗教仪式，强加给革命人民。他们向全国人民强制推行所谓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忠字操，一举一动，都要念念有词，背诵几段语录……所有这一切和宗教的祈祷、祭礼、忏悔等仪式几乎没有差别。林彪、“四人帮”这一套倒行逆施，虽没有打出宗教的招牌，推行的确实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他们这一套丑恶表演，早已遭到广大人民各种方式的抵制和反对。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不能因其荒诞而一笑置之。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科学发达，文化昌盛的二十世纪，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怪现象呢？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怪事的重演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内，怎样才能使各种传统的宗教以及宗教的变种消失呢？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理论工作者严肃对待的课题。我们不仅应该研究和批判传统的宗教神学，而且也应该研究和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特殊形式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我们要通过这种研究和批判，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武装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突破林彪、“四人帮”在各个领域内设立的一切“禁区”，不怕鬼，不信邪，敢于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为贯彻和实现党的十一大的正确路线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联系林彪、“四人帮”批判宗教神学，是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谈到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

重要意义时，曾具体指出，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世界史和文学史。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极其深刻的。由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所以各社会阶级常常利用它来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历史上的许多阶级斗争，常常离不开宗教问题，甚至直接表现为各种宗教之间或不同教派之间的斗争，有时则表现为宗教与无神论的斗争。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外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群众运动以及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曾利用某些宗教教义和宗教组织形式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一种手段。对于宗教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具体作用以及它和民族问题的关系，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同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往往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宗教对哲学、理论、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需要就宗教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及其在哲学、文学等部门的影响有具体的认识，才能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相互影响，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因此，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并不仅仅是专业从事宗教和无神论问题研究的这一部分同志的任务，而是世界史、哲学史、文学史工作者们共同的战斗任务。我们希望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来开展宗教学的研究，参加批判神学的战斗。

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要宣传无神论，“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①但是，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我们的无神论宣传，只能对信教者进行耐心的细致的教育，必须注意理解他们的宗教感情。为了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我们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有关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无神论原理。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上都有丰富多采的无神论著作，对当时的宗教神学作了分析批判。这些著作至今对我们犹有启发，可资借鉴。列宁指出：“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因为这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6页。

乎完全沒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①恩格斯、列宁都曾先后多次嘱咐，要把十八世纪战斗的无神论文献翻译过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我们一定要贯彻这些重要的指示，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组织力量，有计划地整理和翻译中外历史上的无神论文献，研究中外无神论思想史，吸取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无神论思想，以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对宗教神学的批判。

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批示中还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出一些可以看的刊物，希望有更多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文章。从那以后，十五个年头过去了。主要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得到有效的贯彻，不用说不可能创办刊物写文章，甚至毛主席亲自倡议建立的研究机构也险遭解散。现在，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向我们发出了新的号召。我国研究宗教的理论队伍开始建立，我们的思想逐渐解放，觉悟逐渐提高。我们要努力学习，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出批判神学的文章。

为了积极开展宗教研究，我们要创造条件，尽快“出一些可以看的刊物”，开辟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阵地，开展学术交流，促进研究工作。要办好这样一个刊物，困难不少，一是从事宗教研究的队伍很小，水平不高；二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再加上宗教研究本身的特殊性，还有某些“禁区”，使人不敢问津。但是，我们不能等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再来开展研究，只能通过开展研究来逐步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真知。同样，我们也只有借助学术刊物，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才能提高水平，增长才干，发现人材，壮大队伍。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百家爭鸣、百花齐放方针，努力创造一种学术上能自由讨论的民主空气和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改正错误的革命学风。任何真理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于任何人说来都是难以避免的。毛主席教导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6页。

的，有大有小。”①由于宗教研究的某些特殊性，我们犯错误的可能性也许更多些。科学的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错误继续前进的过程。我们欢迎在百家爭鸣的民主空气中认识和发展客观真理。

毛主席引用过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代，宗教研究领域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真是“万马齐喑”、一片荒凉。但是，今天的形势完全变了。给中国九州带来“生气”的“风雷”，已经震撼大地。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流毒也正在逐步肃清。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带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百家爭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重新得到贯彻，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和发展。恩格斯在说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②我们的时代应该远远超出文艺复兴时代。一切革命者，都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人类文化创造奇迹。我们相信在新长征的征途中，一定会涌现出新时代的“巨人”来。我们从事宗教和无神论问题研究的同志们，决心响应华主席的号召，跟上时代的脚步，积极开展宗教和无神论问题的研究，争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208页。

②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

任继愈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历历史阶段中的一种意识形态。阶级出现以前就有了宗教。进入阶级社会，它与哲学分别占据着上层建筑的高层，相互配合，各自起着自己的作用。可以说，研究社会历史，如果不研究它的宗教，就缺了一个方面，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自从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宗教就成了为各种剥削制度服务的工具，以及这些社会中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盛行于欧洲的基督教为例，“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①

产生于亚洲的佛教、伊斯兰教也有它们各自类似的情况。

这三个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的宗教，其活动范围早已超出了当初发生与传播的国界和地区，已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它们又以宗教的特殊职能与不同的国家民族的文化、艺术、哲学、法律等各个部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以至纠结、融合，构成各个文化的共同体。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历史而不了解它的宗教，那是很困难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对待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能采取装做看不见的自欺态度。凡是现实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总是事出有因。要认识它就要懂得它。即使不赞成它，也要理解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改造它首

^①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恩全集》第4卷第218页。

先要认识它。

因此，研究至今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的宗教，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给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研究宗教要有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用来观察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宗教研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历史上宗教学家、神学家们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历史上中外学者关于宗教的研究论著更多。但是应看到马克思以前，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是肤浅的，片面的，甚至有的是荒谬的。因为宗教讲的是“天上”的问题，实际是人间现实问题歪曲的反映，到宗教里去寻找宗教的秘密，是永远找不到的。用宗教说明历史，永远说不清楚；用历史说明宗教才可以揭示出宗教的真相。历史也有唯心的历史观与唯物的历史观的根本区别。所以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尽管花过不少力量对宗教进行过研究，由于条件不具备，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问题已很清楚，正如毛主席早已指出的那样，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世界史。毛主席的话，不能理解为批判神学就是为了写好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也不能狭隘地认为批判神学只限于历史领域。毛主席所指的批判神学，是对中世纪以来一切旧传统意识的批判。经过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塑造、加工、不断完善，才构成包罗万象的宗教神学体系。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新文化，要批判过去封建性的糟粕，封建性的糟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神学。

毛主席有一次谈话中说他看过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认为梁的文章有好些问题没有讲清楚。梁启超的佛教研究论文没写清楚，主要原因是他还沒有跳出神学影响，他不敢，也不可能批判神学，他是跪在佛象面前来论述佛教的，佛的形象比他高大得多。歌咏赞叹还来不及，哪能批判的研究？指出，研究宗教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还当了宗教的俘虏，就不能分析它、解剖它。不敢破坏旧世界就不能建设新世界，精神世界的破和立，也是这个道理。

毛主席指出批判神学、反对迷信，不只限于对神佛的虔诚，指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

“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①

毛主席当年的这些话，当时听了也觉得很深刻，但理解得还不够。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看到、听到、感受到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新宗教、新迷信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才算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研究宗教以至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相信神甫、牧师的说教，当然不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中摘取一言半句，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不敢怀疑，也不敢分析，照搬照抄，这也是一种迷信。用神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变成了神学。这种迷信一旦附在身上，使人如痴如狂，陷于一种理直气壮的蒙昧主义。这种新神学对马列主义危害之烈、创痛之深，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怪现象之所以出现于我国，并不奇怪。林彪、“四人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垃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渣滓。他们的封建性更重，他们把中世纪的封建宗教制度，再加以宗教的狂热，向群众强迫灌输。马列主义到了林彪、“四人帮”手中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需要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它将包括宗教的本质和根源；宗教的起源、发展、消亡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政策等等。与宗教问题有关联的其他方面如宗教与文学、宗教与艺术、宗教与民族问题、宗教与伦理、宗教与哲学……等等都要投入大量的力量，并且要有各方面的通力协作，假之以岁月，才能逐个把问题理出一个眉目来。

为实现毛主席的遗愿，完成毛主席的嘱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给以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这是我们的任务。批判神学这是必须做的。神学中危害最大，锢蔽人们头脑最严重的一种神学，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鼓吹的新神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学。他们用马列主义伪装的宗教神学至今并未销声匿迹，中世纪的宗法、迷信、皇权、神权的枷锁如果还不打碎，我们的思想就无法解放。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指出要反对党八股，要大张旗鼓地声讨党八股，剥去它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不许它装腔做势，借以吓人，使它无容身之地。今天我们要对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新神学也要照此办理，要使它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使它没有容身之地。

我们要进行史无前例的四个现代化，凡是对四个现代化起着障碍作用的，我们一律扫除。我们怎能设想身负着千百年因袭的重担，封建宗法思想，迷信思想，蒙昧主义，宗教禁欲主义，以山林为高洁，以城市为罪恶渊薮，目不敢视五色，耳不敢听五声，经典上没有写的连想也不敢想，这种僵化的精神状态能和四个现代化的要求适应！林彪、“四人帮”给人们设置下的这些符咒不打倒，四个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毒品贩子并不自己服用毒品，林彪、“四人帮”布下陷阱，用新宗教来毒害别人，为了使天下入其彀中，他们自己躲在一边窃喜其奸计得售。他们用“高举”作为篡党夺权的敲门砖，用它时已经准备抛掉它。我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批评神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并不是以极“左”的面目，以骂倒的方式代替科学的分析与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①

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一些，跳出就宗教论宗教的小圈子，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到宗教神学这一领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

^①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恩全集》，第1卷，第425页。

认真领会毛主席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

雷 镇 阖

毛泽东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如同在其它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毛主席在宗教问题上也有创造性的贡献。毛主席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土地上盛开的灿烂之花，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曾高度重视和研究宗教和无神论问题，他们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以往的无神论，特别是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和费尔巴哈无神论，同时在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研究、对工人运动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系统地、彻底地揭露了宗教的本质和它对劳动人民的危害，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的著名论断，明确宣布共产主义同宗教是截然对立的，共产主义者是实践的无神论者^②。他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深刻揭示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宗教的发展和它必然消亡的历史规律，正确地指明了促使宗教消亡的途径。这样，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无神论作为具有完整的科学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彻底的实践性的理论而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全人类。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毕生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宗教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列宁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基本原则，并有创造性的贡献。他揭露了帝国主义时代宗教的社会本质，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了对待宗教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并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宗教作斗争的初步经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② 参阅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伦敦来信》